

静宁苹果文学作品丛书

HUAKAIQIANSHU

# 花开千树

安甲丑·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 作者简介

安甲丑，甘肃静宁人。1997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有诗歌、散文、小说发表出版。其中，长篇小说《布谷鸟的回声》获甘肃省第二届黄河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并获崆峒文艺奖。散文《姑姑等》获“浙江作家网”首届全国原创文学大赛散文组二等奖。长篇小说《双堡山》获甘肃省第四届黄河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并获崆峒文艺奖及首届成纪文学奖。

## 故事梗概

在苹果扬花时节，媒人程光义将亲迎回后，大赌特赌。女人知道后，寻死觅活闹腾。正当此时，一场霜雪，苹果几近绝收，外地上大学的儿子安康也接二连三地要钱。程光义两口费尽心思给儿子借钱。这期间，财大气粗的扁头因为闹家务，砍了苹果园，一家人四分五裂，冬梅丈夫外出后，和扁头家发生矛盾，邻里纷争中，死去。女儿香草，为了孝道，为了钱，和扁头二儿子一刀两断，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其后，程光义回家后，大闹村子。在纷争中，村民弃旧迎新，身心经历了多次洗礼，走上了苹果产业，勤劳致富之路。

H U A K A I Q I A N S H U

# 花开千树

安甲丑·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花开千树 / 安甲丑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9

(静宁苹果文学作品丛书)

ISBN 978-7-5544-1348-7

I. ①花…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7839号

---

静宁苹果文学作品丛书 花开千树

安甲丑 著

责任编辑 超楠 贾珊珊

封面设计 魏小勇

责任印制 殷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mailto: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兰州中正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1847

---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8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4-1348-7/I·74

---

定 价 4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1

许是幼时骑过狗，苹果树扬花时节，关道坪扁头家老大三十里外的鸡山娶亲的那天晌午，沉重的草席子大小的乌云，吸足水的蝙蝠一样，黑鸦鸦南山顶上飘压过来。黑色蝴蝶样乌黑的云朵，低垂着，像一群脱缰漫过草原的苍黛色野马，狂野地驰掠过关道坪的树梢、屋顶，朝北面仁当川喧腾肆虐而去。一盅茶功夫，一阵排山倒海的飓风，挟裹着北去的乌云，倒回了关道坪。随着一条蚰蜒似的闪电麻鞭一样头顶“噼啪”一声脆响，黄豆大小的雨滴，枪子似的，没头没脑，亮晶晶珍珠般激射下来，铺满一层厚厚烫土的路面，立马飞溅起一道黄色的土雾，迷蒙了行人的眼。

雨愈下愈大，晶莹剔透的水珠，转瞬之间，缀成了银线，疾风的摇曳下，银白色的蚕丝般，密密地斜织着。雷声隆隆，万柄利斧劈柴般巨响，灰蒙蒙的天宇间，无数火蛇纠缠着飞窜。含混着山崩石摧震耳欲聋的响雷，瓢泼大雨水桶倾泼相似，织成了帘，织成了网。远处的山和人家，近处的树和路，皆一律迷失在雨雾之中，隐隐约约绰约成一幅水墨山水画。

大雨滂沱时，扁头家鸡山娶亲的一行人，刚从一条生满芨芨草的捷径上绕过了莲花城，正沿着一条水蛇样七拧八扭铺满掇光石的红土子路攀爬

冷子梁。由于走了极长的路，一行人气喘吁吁，满脸可脖子的汗流。两头驮背新娘子和嫁妆的黑叫驴，也蹄飘脚软，尻欣上汗水，洗过一样，任凭牵缰拽辔的人如何抽打，如何赶撵，也不奋蹄疾行，只一味耷耳垂眼，蔫不沓沓不紧不慢挨着脚步。娶亲队伍，领头的是媒人程光义老汉。程老汉已交六十，患有严重的气管炎。走不了五里路，其喉头就拉起了风匣，丝丝唧唧像有个响哨鸣着。程老汉今日娶亲，身心更为颓唐憔悴，走了一路，嘴里唧唧嚷嚷叫骂了一路，脸阴霾得攥得下水来。他窝着一肚子火，走得脚疲腿软，热喘如牛，喉头焦渴得如同火燎。迨一步步挨到冷子梁山麓，愈想愈气，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火气，手里拄的磨滑得油光瓦亮的拐拐棍恶狠狠戳点在路边一株繁茂葳蕤的槐树下，一面撩起衣襟擦拭着可头可脸的汗水，腔子煽得像一张一瘪的风帆，一面愤愤然骂道：“往钱眼里钻，——现如今谁家还吆喝着毛驴迎媳妇子？”

扁头兄弟李五仁正牵着驮嫁妆的黑驴低着头灰不沓沓走路，听见叫骂，抬头一看，见程老汉拄着棍子站在一棵槐树下，一边喘气擦汗，一边黑着脸污言秽语叫骂。五仁也走得一肚子火气，虽说一丝风都没有，天热得如同蒸笼，他极想躲在阴凉里扬一扬气，但他明白，路还很长，得自己一步步迈越，而且天也会一阵热似一阵，如歇在阴凉里候到凉快，交夏的天气，天就黑了，更让他不敢驻足的原因是，今天天气不太保险，天一直在上墨云，万一耽搁了时间，下起雨来，错过了新人进门的钟点不说，高陡如同僧帽的冷子梁，就上不去了。五仁抹一把汗水滚豆的黑红色脸膛，仰头看一眼云卷云舒的天空，遽忙驴缰绳塞在牵拉另一头叫驴的侄子福娃手里，陪着笑脸跑过去，低头哈腰给程老汉递着一根纸烟，谄谄满脸笑着，道：“哥，咱们怕得快走，天气不保险，一直在上云，好像有雨。”程老汉瞪一眼五仁，推开五仁的手，不接烟。五仁奉承着程老汉，嘴里说着好话，一根烟不住地往程老汉的手里递着。程老汉见五仁纠缠不清，阴凉里扬气不舒坦，心里更为焦灼，骂骂咧咧拨过五仁递烟的手，擦去一股迷入眼睛的汗水，咆哮道：“下了倒好！”言毕，掉过头，不理五仁，捡一处中意的路埂，横亘了拐拐棍，竟一屁股坐在上面，脱了汗衫，乘起凉来。五仁趋上前，低三下四，嘴上抹了蜜，说尽了好话，但不管五仁如何央求催哄，程

老汉就是不动身起步。

程老汉倚老卖老，除了天气原因之外，一定程度上，还有今日早晨生的一肚子闷气。原本，作为媒人，按照当地的乡俗，迎亲的良辰吉日，是其最劲大的一天，也是桌上桌下受众人尊抬的一天，万没有生气的必要，可他却肚子里淤积着一腔无名的火气。他觉得今日不但不能尊大，而且给人背脚踏了。其实，今早炕上起来，他心悦神怡，如同一匹草原上亢奋的儿马，情绪万没有这般糟糕。他鸡叫三遍后，就老早穿衣下炕了。他平日舍不得多穿的玄绸对襟夹衫也抖抖索索穿在了身上，老婆新纳的黑条绒圆口布鞋也登在了脚上。他不待扁头拿烟礼请，就欣欣然拄起拐拐棍朝扁头家走。出了门，他的心情和蔚蓝的天空一样明媚。甚至于，他对着东方烧得满天通红的七彩霞光笑出了声。及至到了扁头家，他依然心情愉悦，朗笑着，不停地指手画脚安排着扁头家迎娶新娘子的事宜，显得甚为积极主动。迨至诸事安排停当，与娶亲的几人围着炉子熬茶喝时，一起关于迎娶方式的纷争，使其心情降到了冰点。他如同一碗刚盛出来，正欲下箸，就掉进了一团雀屎的饭菜一样，内心充满着恶心与厌弃。他甚至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筛起糠来，嘴巴哆嗦战抖得无法说话。

这起纷争，缘起于扁头的中途变卦。起先，女方家为了荣光，商量嫁娶时，让男方家租雇小车接娶，扁头也是应承了的。谁想，早晨程老汉喊一同娶亲的五仁妆扮车辆时，扁头却牵来了两头黑叫驴。程老汉不解，眨着眼睛说不是租雇两辆小车迎亲嘛，吆喝驴干啥。扁头家房下看一眼扁头，低头喝着茶，装作没有听见。程老汉一把扯住打扮得靓丽耀眼的扁头家大儿子憨娃，说当日你丈人要车你是听见的，你也口口声声保证说会掏钱仁当川租雇两辆高级小车的，怎么没有雇车，换成毛驴了，如果咱女方家迎人，人家为这事喧闹执拗，我红口白牙给人家咋样答复。憨娃看着他爸吭吭哧哧说不出话来。扁头见程老汉变了脸色，嘴一瘪，走过来，横亘在程老汉眼前，一颗刀背样的扁头晃荡得如同一柄蒲扇，乌黑着一张麻子脸，牛铃一样的狼眼圆睁着，不理睬程老汉，呵斥起儿子来。扁头骂了几声儿子木头兽头只是吃货后，乱了方寸，高声呵责儿子说你轻狂个啥，流了几身臭汗务役苹果挣了几块钱你轻狂个啥，若是年成不好，苹果卖不成

钱，落下一屁股账你就等着吃屎去，人没老来，就骚情得不知天高地厚姓什么了。扁头的话语占地方太宽，众人都明确知晓。程老汉也明确知晓扁头借机说事，远远骂自己，脸红得赤了脖子，但扁头没有公然责备自己，也就无法发火叫板，一口怨气硬咽进肚子，沉下脸说要车的事是女方家的主张，也不是自己从中作梗，并解释说这几年，这样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并不过分，再说租雇小车是给你脸上贴金，雇车也花不了几个钱，你又不是雇不起。扁头不顾忌自己言辞有失，听进程老汉说自己的不是，腮部紧绷的肌肉胀成了猪肝，扭头正对着程老汉，怒气冲冲道：“若要飞机，即便我拆房卖瓦雇得起，关道坪荒坡陡亘还停不了！”程老汉先还笑着和扁头分辨曲直，及至听了扁头生硬讥诮的话，也失了分度，来了气，粗脖子红脸嚷道：“你给我这么辛辣着干嘛？你家迎媳妇子，雇车是让你风光来，你毳头子嘟甩嘟甩，给我这一头子干啥？”扁头见程老汉话头不对，来势汹汹，娶亲离不了程老汉，不便于立马过河拆桥，忙虚晃一枪，丢下一句：“你把你的两千元挣，少管我家迎媳妇子吆驴哩还是开飞机哩！”嘴里说着，端着一副铜水烟壶，僵硬着身子，嘟噜一转，趿拉着一双圆口布鞋，噗噗踏踏出了屋门。

程老汉听了扁头的话，方才知晓扁头今天一改往日对自己的恭敬，对自己下眼皮不抬上眼皮不睁，是因为两千元媒人跑腿费，更为来气，“啵啵”一声，放下一盅覆盖着一层白气的茶水，蹶坐在茶几上，黑着脸高声喊道：“你家说不下媳妇子，你两口子抹着泪，踏断了我家门槛，一口一声程家哥，许愿心央及我说：若是你给我家憨娃说门亲事，我给你两千元跑路费。现如今，我走东走西，磨破了几双鞋，好不容易说成亲事迎娶，没想你媳妇子尚没有迎进门，就卸磨杀驴，有你这样的人吗？你尻子里摸一把，看是男人嘛女人，说话不站队着？”程老汉越说越气，叫嚷着大步流星赶出门，和扁头理论。屋里坐着喝茶的一早前来商量迎亲的扁头家几个房下，见话头不对，事态不妙，急忙上前胳膊上拉扯住程老汉，替扁头赔话道：“扁头就那样人，说话没高没低，老哥你是知道的，你权当他放了一个臭屁，不要计较了，咱们来商量迎亲的事。”程老汉一经众人的拦挡，愈发得势，一扑一楞挣脱着众人的手，一定要出去和扁头把话说清楚。众人不

松手，解劝着说这话咋能说清楚，就是说不清楚，即便说清楚了，又能怎样。见说，程老汉依了众人，不再追出门去和扁头理论，却是挣三挣四地推开众人阻拦的手，甩手不再前去迎亲管事，欲要开溜回家睡觉去。众人见程老汉半路上撂挑子，着了忙，齐声道：“辘轳拉到半山上，老哥你歇火不管，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扁头说那话人骂他，你这样子做人骂你！”

“我干这辱没先人的丢人事，就没准备人说好！”程老汉恨得牙咬得咯蹦蹦响，恼得手指哆嗦成了秋风中瑟缩的枯草。

“老哥你这是说的气话。十里八外的人，谁不知道老哥你的为人，咱会是那种半路上撂挑子的人吗！”

众人脸上堆着笑，用中听的话奉承着程老汉，不停地央请着。又暗暗地给旁边木木痴痴苦着脸愣怔着的憨娃递眼色。憨娃迟滞中清醒过来，遽忙跑出了屋子，旋即又返身走了进来，手里捏着一沓钱嗫嚅着给程老汉递。程老汉仰迈着脸，视同不见。扁头族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汉憨娃手中接过钱，谄笑着捧到程老汉眼前，道：“这两千块钱，你先拿着，娶亲回来，憨娃少不了再来谢你。”程老汉虎着脸推开钱，说自己不稀罕这几块钱。扁头族里上了年纪的老汉严肃了一颗干枣脸，一把拉住程老汉的手，将钱硬塞在程老汉手里，毋庸置疑地道：“你再这样，村里人就把你看扁了，十里八乡的人真要骂你了！”程老汉尚要坚持，转面心里一嘀咕，觉得挣回了些许面子，脸上有了光彩，也就见好就收，见坡就溜，勉强接过钱，装进衣兜，嘴上兀自强硬不软，硬硬地道：“不看僧面看佛面，若不是你们至诚央及，是扁头，就是摆上筵席，跪在地上磕上一百个响头，我万没有允肯的理！”说罢，回头安顿一同接娶新媳妇的五仁道：“给驴匹上鞍子，上炷香，上路。”言毕，不在扁头家八仙桌上红纸上签写的三代宗亲牌位前烧香叩头，丧着脸出了门，候等在门首。

程老汉窝着一肚子火，走了一路，气郁了一路，也咕咕叨叨叫骂了一路。一同娶亲的扁头兄弟五仁和扁头二儿子福娃，见程老汉气不顺，怕生出新的事端，不敢接程老汉话茬，只低着头闷闷地走自己的路。程老汉虽然到女方家经历了诸多人事，迎亲返回路上，也没有将心头的愤懑消解，舒畅愉悦起来，反而随着女方家几杯酒的下肚，幽怨的愤恨，在肚子里发

起醉来，并随着脚软腿酸以及燥热的猬刺般的太阳芒棘的暴晒，愈来愈烈。及迈着碎步一步步挨到冷子梁山脚下时，他再也抗拒不住头顶骄阳和心中郁闷的双重煎熬，“扑嗒”一声，一屁股蹲坐在地上，不再起来。

北去的云，已经倒卷回来，崔嵬如同崩塌雪峰的巉岩样云茬，高悬眼前。太阳已被狗口似的一处黑云生生吞进了嘴里。天地之间，暗淡得如同涂了一层淡墨。五仁心焦成了一片，他耐着性子蹇蹲在程老汉跟前，左劝右劝，不给下的话都可脸是笑地下了，可程老汉视同没有听见，理也不理，自顾自地撩着衣襟，不停地往脖脸上扇着风。五仁奈何不了程老汉，嗨叹一声，折回身，侄儿手中接过驴缰绳，撅着嘴，阴霾着脸，盯眼看着一头被淡黄色麦虻叮咬得甩头摆尾、弹蹄顾脑的黑叫驴，不再说话。侄儿福娃见此，瞥一眼阴郁着脸的叔老子，驴拴在路旁一株碗口粗的柳树上，趋到程老汉面前，陪着笑脸，道：“叔，得走了？再不走，雨下起来，冷子梁上不去了！”程老汉睨一眼福娃，眼皮一塌，硬梆梆道：“待我把身上的汗凉下去了着！”福娃还要再劝，程老汉恶狠狠宰了福娃一眼，怒着脸，抖抖索索掏出嵌有橘红色玛瑙的烟锅，慢腾腾伸进黑猪皮旱烟袋，剜起烟来。福娃笑容僵在脸上，欲要发驴脾气，呛说程老汉几句，蓦地，路边一颗槐树上，一只喜鹊，蓬松着羽毛，圆张着嘴，喉头极速地翕张扇动着，“嘎嘎”叫了起来。福娃来了气，地上拾起一块三角石头，骂声：“我把你三伏天难得出水，三九天难以进窝的坏尻！”手一扬，石头天空划一道灰色的弧线，“啪”一声，落进了槐树浓密的树荫里。喜鹊受了惊吓，一挫身，双翅一抽，“嘎”一声，绕个半环，飞过了山嘴，没了身影。程老汉复又恶狠狠剜宰了福娃一眼，深吸一口烟，“呸”一声咳嗽，三股浓烟嘴鼻喷吐出来，之后，鞋帮上磕掉尚未燃化的烟灰，站了起来。程老汉站起后，像一位威武的将军，环视了一眼众人，尔后，谁也不理不招，烟袋别在腰里，拄着拐杖，蹒跚着脚步，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朝高耸入云的冷子梁迤迤而去。

五仁叔侄彼此对视一眼，招呼一声冷着脸站在一旁送亲的娘家人，吆喝一声驮嫁妆驮新娘子的黑叫驴，无声无息地跟走在了程老汉后面。

一起步，豌豆大小的雨滴，伴随着一阵强劲的风，淅淅沥沥，星星点点，天上砸落了下来。一行人迈开脚步，急速前行。偏潮潮热热的劲风，

愈发猛烈，吹刮得山路两侧的苹果树前扑后偃，粉白色的花瓣飞雪飘絮一般凌空乱舞，飞舞着的花瓣残片和野草断茎以及混杂着土腥的雨点吹打在人们脸上，使人睁眼不得，无法看清脚下的路面。行人的脚步，凶猛的风中，更难以稳健，趑趄趑趑着，东倒西歪，状若醉汉。他们一律侧着脸，眯缝着眼睛，躲避着迎面的劲风，走得甚为艰难。程老汉紧走了一段路后，喉头复又呼呼哧哧拉起了破败的风匣，啾啾唧唧像是一束零乱的钢丝在石板路上牵拽。他晃晃荡荡绕着醉汉般的脚步，喘着粗气，挣扎到一处避风的扑檐子崖面下面，背倚崖壁曲弓立了，咳咋着一口浓痰，却是无力吐出，脸涨成了一副猪肝。他极力地咳唾着浓痰，憋闷得一颗黑红脸皱成了干枣儿，腰肢曲成了一粒虾米，尚没有将浓痰吐离嘴巴。他费了很大力气，正当将一口痰涎咳上喉头，吐唾到路边一株开满黄色小花的臭蓬香菜一样的叶茎上，拐杖倚靠在崖壁上，腾出一只手擦拭髭须上悬垂如同蜘蛛的唾涎时，忽然身后“啪嗒”一声，驮负新媳妇的黑叫驴前蹄在湿滑的路面上踩搭不住，驴失前蹄，跪趴在了一段极陡的山道上。山道奇滑极陡，牵驴的福娃虽笼头上用力拽扯，五仁尾巴上往起提掂，黑叫驴也曲成镰刀似的腿努力抓地往起来曲弓，却是不管怎么费力费时，通力合作，怎奈坡陡路滑，驴子如同一堵跌倒的墙，无法立起。

程老汉着了急，顾不得揩抹下巴胡须上粘连的腌臢脏污，高声提醒福娃说“拽紧，再跌滑就崖上下去了！”说着，跌跌撞撞返身赶来帮忙。不料走得急，脚下一滑，跌坐在地上，一时，屁股下如坐了一块冰，“哧溜”一声，攒下的冰壶样朝福娃飞来。福娃看一眼两丈来高的悬崖和滑跌到崖畔的黑驴，说声“完了”，闭上了眼睛，等待程老汉要命的一撞。雨脚急促，亮亮的雨点密密的，缀成了丝线，头顶如同洒壶在喷。福娃左等右等，等了好长时间，不见程老汉致命的撞击，唯觉脸上雨水更为猛烈地浇倒。他很是纳闷，心说眼见程老汉控制不住自己，飞速朝自己跌滑而来，躲闪是来不及的，这是怎么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撞来。遽忙手抹一把脸上的雨水，睁开眼睛看时，黑叫驴不知什么时候翻站了起来，叔老子五仁正隔着雨帘，日娘捣老子戳点着指头叫骂着自己，程老汉却是不见。风声、雨声、雷声，竞相喧腾轰鸣，缠杂不清，福娃虽侧耳谛听，却是听不清叔老

子隔着驴隔着雨帘戳点着指头叫骂什么，他疑疑惑惑、焦躁不安地高声询问叔老子说啥，却是声音一出口，立刻被风吹回，或是被风飘远，或是被巨雷遮掩，无法传到叔老子的耳朵里。福娃手足失措，遂闭了口，如迎头击了一闷棍的愣鸡，紧紧牵扯着驴缰绳，木木呆呆地站在风雨之中，脑子里混沌一片。

五仁见侄子对自己的话置若罔闻，气得浑身筛糠，却是毫无办法。不得已，丢下驮嫁妆的黑驴，逼仄陡峭的山道上，侧身小心挤站到侄子跟前，伸手抽了侄子一巴掌，之后，夺过侄子手中的驴缰绳，“吁吁”哄唤着将驮新媳妇的被风雨吹淋得毛毛躁躁胡乱踢腾尥蹶子的黑驴牵拉到附近一块苹果地里，拴绑在一棵碗口粗细的苹果树上，尔后，黑着脸吩咐随后跟来的侄子道：“蹲过来，将你嫂子背上？”侄子如同刚爬上岸的落汤鸡，浑身水流。他看一眼驴背上身高马大的嫂子，惴惴不安地建议道：“让她站到地上吧？”

“胡毳子说！新人能落马？”不由分说，五仁一把将侄子扯到跟前，扳转身，驴背上往下搀扶新娘。

福娃脸嫩，脸扑闪闪红过了耳根，一急，结结巴巴起来，说道：“叔——叔，你背吧！——我——我找我程家爸去！”

“我是公公，能背媳妇子？——你尽胡毳子说哩！”五仁虎着脸呵斥道。

福娃尚待推辞，新媳妇在叔老子的搀扶下爬在了背上。福娃无可奈何，俯身摆正身子，战抖着手，背后挽揽住嫂子肥腴的双腿，浑身麻酥酥一颤。随着身子的颤抖，福娃身子一斜，嫂子抓把不牢，险些滑落。嫂子不待滑跌，在福娃肩头一用劲，身子一纵，整个身子牢牢实实贴在了福娃背上。随着嫂子的贴连，福娃觉得雨水浇淋得冰凉一片的脊背上，两坨热漉漉肉乎乎的东西，软绵绵从外到内，将一股馥郁的醉人温润透进了背腔。福娃浑身舒坦地打一个寒颤，立足不稳，脚步一趔趄，一个前抢，身子筛了两筛，险些一头栽倒。他努力收住脚步，稳住身子，靠倚在一棵苹果树上，稳稳站住。头脑却是随着脊背的靠挤，“铮”地一声，意识全失，懵懵懂懂痴傻起来。一时之间，劈头盖脸倾泼的雨，铺天盖地吹刮的风，全感觉不到了。

五仁撇下侄子，火烧火燎，急步跑到团簇在一扑檐子崖面下避雨的娘家人面前，哭丧着脸，说媒人滑到悬崖下去了，若是摔死，抑或是被飞泻的洪水吹卷而去，丧了性命，不要说迎一送一，就是迎一送二，也怕是不得消停终结了。娘家人横一把竖一把擦抹着脸上的雨水，连声点头说是。五仁见娘家人点头应承自己，遂低头哈腰央及娘家人和自己一道找寻不见踪迹的程老汉去。娘家人看一眼扑檐子外面哗哗啦啦倾泼的大雨，牙一咬，头一低，冲进了雨阵。雨急剧地下着，天地之间，扯着一道昏昏暗暗的苍蓝色雨幕。远近景物，皆陷落在雨幕之后，两步之外，看不清人影。一钻出崖面，路面上激溅起的浊黄色水雾，立马迷蒙了眼睛，使人睁眼不得。五仁顾不得许多，手脚并用，抓扯着路面齐膝的野草，趟着路渠里恣肆奔流渲泄飞落的洪水，呼叫着程老汉的名字，可沟可亓寻觅程老汉的踪迹。却是折腾得筋疲力尽，一段陡坡路面渠沟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翻寻遍了，程老汉就渺渺无迹，一只破鞋子也没有找到。

雷雨汪洋恣肆肆虐一锅烟后，随着风的挟裹，奔向南面去了。北面的天空，云朵退尽后，露出了蓝蓝的天。天地之间，重又明晰起来。五仁沿着崎岖逶迤的山道抑抑郁郁追寻一阵程老汉，毫无结果后，返身来到一块苹果树地头，“嘿叻”一声，蹶蹲在地上，哭丧着埋下脸，天塌下来一样心灰意冷，愁肠百结。他安静一刻，悲叹一声，伸手抹一把脸，抬起头来。目光触处，忽见程老汉凌空悬骑在头顶崖畔一棵斜伸出来的榆树上，在朝自己哑然偷笑。五仁也被程老汉猴子一样滑稽的怪模怪样惹笑，遂拭把泪水，仰头责怪道：“我可沟可亓寻你，你却骑在树上乐？”

“我滑下悬崖，你慢腾腾不来搭救，我让你瞎尿也折腾折腾，心里害怕害怕。”程老汉树杈上拧绞着衣服上的雨水道。

拧绞出的雨水，“啪嗒嗒”空中洒落，驴尿尿似的。飞落的雨水，淋落了五仁一头一脸。五仁“呸呸”吐唾着，地上闪躲着零落的雨水，心情也像头顶的天空，逐渐放晴，竟满面灿烂地笑着，戏谑树顶的程老汉道：“你咋到树上的？我当你被水吹走了，准备喊人吃你的馒头了！”

“吃我馒头就把娃娃搁耽了，——还不上来拽我上去？”程老汉瓦起脸，像一条蛆一样树杈上弓了两弓，树滑，没有曲站起来。

五仁不敢怠慢，遽忙跑到崖面，俯身下觑，见崖面下面一人高处，斜伸出一株两把大小榆树，榆树枝叶繁茂，郁郁葱葱，像把绿色的伞；程老汉则骑坐在伞柄上，螃蟹样两手张牙舞爪地朝自己挥舞着呼叫。五仁跪在崖畔，一手抓把住崖畔上的青草，一手下探，去够程老汉，却是手不够长，根本触及不到程老汉。五仁想尽了办法，都徒劳无功而却。他累出了一身汗，曲弓得腰腿发麻发酸。他泄了气，站起身来，怅然失措地东张西望着。五仁在张望的一刻忽而觉得尿涨涨的，他折过身，解开裤带，叉开五指，导引出一只黑不溜秋的鸟，对着一株雨后亭亭玉立吐绽芬芳的红色野菊，一顿猛浇。野山菊经了尿柱的冲淋，东摇西摆，偃仰起伏，纷乱得像风雨中的弱柳。五仁不自觉苦苦笑出声来，随着笑声，两肩一耸一落，搭在肩膀上的腰带滑落下来，掉在了脚下一团黄黄浊浊的尿液中。五仁雾了脸，骂句脏话，俯身捡拾腰带。腰带捡拾在手里，甩抖泥污时，突兀脑子里一激灵，对着腰带笑了。五仁一吸气，瘪凹了肚子，裤子腰上打几个折，紧紧地反别在腰里，折身来到崖畔。五仁崖边蹠着脚稳稳站住，裤带凌空一抖，裤带蛇样蹿下了崖畔的杂草，朝程老汉展延而去。程老汉战战兢兢树上站起，伸手够裤带，却是裤带不够长，无法够到。程老汉一急，忘记身在树上，踮起脚尖，跳够宛如柔蛇一样朝自己晃头晃脑探视的裤带，却是裤带没有够到，身子落下，踩踏不稳，脚落到空处，身子一斜，掉下树去。程老汉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伸手乱抓，惶遽中，侥幸抓扯住了一根榆树的枝条。程老汉又像一条吊悬在鱼竿上的灰头土脸的鲫鱼，悬悬地挂在了树上。五仁在崖畔吓麻了眼睛，带着哭腔连声喊叫“抓紧”。程老汉低头看一眼深杳不能见底的谷壑，不敢大意，用了吃奶的劲道，一寸寸箍缠攀爬上了榆树主干，考拉一样紧紧抱着树干，扭头仰瞪着崖畔的五仁，黑着脸骂道“你狗日的不会把裤带续长些吗？”经了程老汉的提醒，五仁明白过来，忙折头喊来娘家送亲的人，伸手抽了三个人的腰带，续接在一起，成了一根长绳。

五仁和娘家人悬崖上费了好大劲，方才拽拉上来了程老汉。程老汉悬崖上提拉上来后，浑身污泥，像一头泥污中拱爬出来的泥猪。他无暇顾及衣服，喘着粗气，苍黄着脸，蹭到崖畔，探头探脑朝下面深谷看着，连声

感喟着“今日日子不好，险些摸了阎王的脚巴骨了”。五仁不爱听程老汉不吉利的丧气话，说声“少说些，走路吧？”招呼一声娘家人，离了崖面。程老汉抖抖索索颤着腿杳渺的谷底看了看，长出一口气，折身跟在了众人后面。

五仁偕同众人来到苹果地里牵驴时，福娃尚背着新媳妇倚靠在一棵苹果树上愣怔着出神。众人齐齐心里夸赞说这娃老实，真听大人话，是个懂事的娃娃。及至走到跟前，细觑时，发现福娃其实没有背负新媳妇，背贴着新媳妇的胸脯靠着，两人只做着背负的样子，新媳妇两脚早已着地，泥土的地上站着。五仁来了气，黑着脸骂侄子：“叫你背着新媳妇哩，你咋放在了地上？”福娃甚为不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争辩道：“没放呀！这不背着哩嘛。”“背着哩咋两只脚站在地上？”五仁两束目光像两把明晃晃透着寒光的刀子，气呼呼呵斥侄子道。福娃听了五仁的斥责，折过头一看，见嫂子果真紧贴着自己站在泥地里。遂红了脸，低声嗫嚅道：“背得时间长了，手臂麻木了，还以为在后面背着。”五仁还要训斥责骂，程老汉赶了过来，瞪一眼五仁，道：“快些牵上驴上路，——人水卷走了都不顾及，还顾忌这个！”五仁不能言语，睨一眼程老汉，灰着脸走过去，解苹果树上捆绑的驴缰绳，并整理驴背上的鞍鞯。

天已完全放晴，一丝游云也没有。明媚浩洁的晴空，蔚蓝得像一块纯洁无瑕的蓝色宝石，透明得水晶一般。红朗朗的太阳，犹如刚清洗过的红富士苹果，红中透亮，亮中显白，喷薄着妩媚的七彩光芒。一道彩带似的虹绦，无声无息地划一道柔和的弧线，一头披搭在南山顶上，一头落降在北面谷壑，仿佛佛祖头上的多姿多彩的光晕。空气鲜洁清新，苹果粉红的花朵，散发着一股股香甜的芳醇，馥郁扑鼻，悠远而绵长。许是因了春雨清凉的浸润，娶亲的人和牲畜，和嫩绿的春草一样，有了无限生机和能量，展现出了勃勃生机，脚步跨得分外有力、稳健。陡峭如同刀背，崎岖宛如游蛇的山路，太阳一照，立马干燥，只存湿痕，脚踩上去，既不泥滑，又不烫热，格外清爽。一行人恰似擅长腾挪跳跃的山猿，身手敏捷，攀援到冷子梁山顶时，太阳正当头顶，艳艳的鲜洁。程老汉虽则疾走一段路后，喉头又滋滋唧唧拉起了风匣，却是没有雨前的浑身燥热，汗流浹背。他如

同一只领头的山猿，走在前头，登上山顶后，拄着拐拐棍停驻在山巅一处高地，放眼西南望去：一道亘古以来就被南下四川北出塞外的客商踩踏出的宛若盘绕匍匐蟒蛇的官道，苍黄色衣带一样萦绕着浑圆如同鲜乳的山峦不停地飘展。坐落在浑圆乳房阳坡的关道坪（实应叫官道坪），闪现在五里开外，阵雨过后，满山可丑，粉白的苹果花开得正盛，全坪上下，氤氲着花的云锦，犹如涂抹了一层浓浓的胭脂。程老汉看着春光一片，妖娆得如同花枝招展青春无限美人的家乡，心头无缘无故注一泓清新的热流，浑浊的眼睛里突兀泪光点点。他久久地立了一会，拭去泪水，回头看一眼驻步歇脚的众人，一笑，挥手将五仁叔侄拦到一边，将娘家送亲的人侧身敬让到前头，逐人发一支烟点燃，说声“就到了”，之后，吆三喝四地指挥着迎亲的队伍，齐齐放开脚步，沿着官道，朝关道坪委蛇而去。

## 2

扁头家一清早，就人出人进，笑语喧天，洋溢着年关节庆幸福和合的喜气。请来的八个吹响，耳朵上夹着带把的香烟，对着条桌上热气腾腾的茶水和美酒，眯缝着眼睛，歪着头，鼓着腮帮，门头不停地吹着迎宾曲和祝酒曲。一群半大孩子，手里擎着木香，看见人来，团闹着将“二脚踢”放上天空，头顶炸无数震耳欲聋的响雷。七八个年轻的妇女，围在叼着香烟翻炒菜肴的厨子周围，赤着莲藕一样白净的小臂，湿着浸泡得白白紫紫的手，嘻嘻哈哈笑着说，在刷洗碗筷，整理盘盏。扁头一改往日财大气粗、骄傲自满的倨傲派头，却又牛逼得如同昔日的保长，端着黄铜水烟壶，呵呵笑着，各处逡巡察视着跑出跑进。他逢人就眼笑眯成一道缝隙，一张癞蛤蟆相似的阔嘴，裂到耳门，低头哈腰，头点得啄米鸡似的。不管扁头家上下迎神耍社火一般多么热火朝天，也不管扁头一家大小心乐成多么灿烂的花瓣，天公却是不太作美，一阵风来，竟然做起梗来，一阵暴雨，突兀骤至，倾盆大雨将所有人浇成了落汤鸡。扁头村里说一不二，却是奈何不了老天，他端着烟壶，搔着秃头顶，站在上房屋檐下，听着亲朋的纷纷议论，仰着头看着阴云密布的天空，直翻白眼。骤雨阻隔了新人的如期进门，